

我的澧水歌谣

谷俊德（白族）

张家界奇峰三千，秀水八百，可谁知道澧水的歌谣有几多？

题记

父亲的山界，母亲的泉乡
澧水拐到父亲的山界，开始沉寂，渺小得像一只小蚂蚁，倦卧在岩壳的氤氲旁，等待又一个雨季的来临。父亲扛锄头，在岩壳里找水。天旱了好几个月，山界饥渴难忍，再找不着水源，挖不到一口井，父亲的爱情和婚姻就将渴死在燃烧的秋里。因为母亲曾和父亲发过毒誓，没挖井，我不嫁。

父亲的山界，叫龚家界，只有十来户人家，山高林密，是典型的旱界，水是稀缺物质。全寨人畜饮水，全靠一个叫麻崖的洞水，要索泉舀水，取水过程很艰辛，还有死伤风险。父亲先后沿屋周围打探水的踪迹，湿漉漉的岩壳旁，藏一口筷子粗细的水眼。立即筑牢水沟，一口井井墨登场。这年秋天，一顶花轿井边落脚，父亲和母亲同吃一瓢苦涩的井水后结伴盟约，一段稻穗般馨香的爱情瓜熟蒂落。

父亲的山界，风景奇美，可惜少了水的滋润。山界的人依靠聪明才智，与水的恋情矢志不渝。父亲开挖的这口新井，其实没有多大的储水能力，缺乏养家的力量。一家人喂猪弄饭，勉强维持生计，可洗衣沐浴，就成奢望。有一次母亲的亲戚来山界相亲，寨上搬一盆水，招呼客人洗脸，先后转了十多个圈，闹了笑话。母亲说，哎，我一个泉乡的女儿，为何偏偏跑到你山界上，活受罪？父亲说，哎，我哪知道，山界这个氹留不住水神爷？

母亲的泉乡，叫麦地坪，是一个水淋淋的土坪，泉水赤脚丫沿山根奔跑，流淌村庄和大地，浇灌家园。鱼米香，牛羊肥，多美妙神奇的乡景啊。村姑挑担水，一路走，一路甩，那双跳舞的手，那双迷人的眼，那撩人的身材，不知勾走多少天下汉子的魂。父亲当年派往泉乡榨油，母亲恰好在井边洗菜，父亲的眼珠子掉进水塘，两颗心就这样被水灵灵的溪沟拴住，不再流浪。

山界缺水，背水成家常便饭。父亲每年要买十几个瓷坛，专门背水。瓷坛盛水，密封性好，还容易固定。天刚麻麻亮，捎上背篓、打柱、棕叶，便踏上征程。背水是磨骨头养肠子的重活，劳累又心酸。取水，往往到山下自生桥的河沟，往返三十余里。母亲身材健壮，背水的瓷坛高高突起，上坡下岭背篓摇荡出美妙的声响，而母亲的衣衫早已湿透。遇到路滑，喊一声拐啦，人仰马翻，水跑心儿碎，背水人受惊吓，还乖乖赔上一个瓷花坛。民谣曰：煮酒背水，吃饭穿衣；跟头一摔，哭天喊地；酒没煮香，悔断鹅儿肠？ 母亲摔够了跟头，但每摔一回，总喜欢找父亲评理，你看我那泉乡，

哪里没有水？连屋后都冒泉，氤氲连氤氲，并挨着井，洗衣棒一捣，（水）蹦起八丈高，一辈子都使不完的水！田边鱼儿跑，路旁虾儿跳，稻谷满坪黄，泥巴软糯糯，哪像你这山界，哼！穷得叮当响，杀猪还找洗毛汤？父亲据理力争。背水的母亲找茬与父亲说水的往事，其实是与大山界明算一笔委屈账。

我接过父亲的一顿揍。我用父亲背的水，偷偷喂养一只快渴死的黑老鸦。窥视它喝水的得意，我手舞足蹈。老鸦飞喽！飞喽！我的童真却从未唤醒父亲的良知，父亲摔碎盛水的碗，踹我一脚，汹汹地嚷：水是救庄稼命的，牲口。我火火地说，那只黑老鸦就不算庄稼？父亲继续揍我，我反抗说，赔！我赔你一碗水！我抱着小水桶，气咻咻上水井湾抢水。水井湾水量不大，往往灌满一桶水要等几个时辰，我守在井边，迷迷糊糊打呼噜。泉水在冒泡泡，太阳刚从林边露脸，一只背水鸟飞来，在氤前喝水；一只狐狸跑来，在氤前嬉闹；一只黄鼠狼窜出，趴氤前戏水，它们都漠视我守卫水井的尊严。

这群狡猾的精灵，逃跑的姿势很美。我鼓足勇气，抛一瓢水驱赶它们。它们慌不择路地逃离。我仔细察看背水鸟胸前的那个水袋，鼓鼓囊囊。它悠然行走，憨态可掬。它充盈的背袋是香甜的美食吗？我突然感到人类的残忍，为什么不让它们喝上一顿美美的水？我想，母亲从泉乡嫁到山界，正像这只背水鸟，时刻扛牢一种责任，拼命地喂养她的孩子！可山界的父亲，连一碗水都不给丑老鸦喝。临近中午，我终于聚齐半桶泥浆水，还捕获了一条大黄鳊。夜晚，泥浆水过滤后，父亲点燃灶火，烧熟一碗荷包蛋，守候我身旁，看我狼吞虎咽。其实，父亲也乐意当一只背水鸟，我救助精灵，遭父亲粗暴干涉，只是我冤枉了父亲。

曾祖父犯过傻。我姐姐两岁那年，父母日夜劳伤工分糊口，将照料姐姐的重任交给曾祖父，曾祖用界上的蜂蜜喂养姐姐，没想到忘了喂水。由于长时间缺少水的喂养，姐姐患了干渴病，骨瘦如柴。母亲心疼了，又找父亲评理，这界上缺水，难道还缺脑子？母亲连夜打火把奔赴娘家麦地坪，外婆每天用泉水滋养，姐姐的干渴病慢慢好了起来。

秋天，界上的包谷熟了，高粱红了，红苕、杨桃、木瓜一坡坡。哨声响后，界上的一群群青年男女，一背背把庄稼开拔麦地坪，运送公粮的队伍一溜溜排开，呼啦啦延伸好几里。他们唱歌呐喊，翻山越岭，劲鼓鼓涌入粮库。相聚在高高的谷堆旁，喝泉乡的包谷酒，烧坪里人的糍粑粑，界上的人忍不住赞泉乡那清澈冷冽的泉，响当地爽！

腊月，父亲沿袭三百多年的接水风俗，赶往水井罗接水，能干父亲把木槽链接成行，将高处的泉延伸到家门。通水季节，需办接水

仪式，好让祭祀水神增强增殖力。父亲边敲打木槽，边扯嗓门 喊氤神：呵！神呵！水 神 呵！你滋养人们吧，我现在接你！你浇灌大地吧，我现在谢你！祈祷后的群众嘿嘿笑，为父亲递烟。天旱时，父亲被请去 求氤神，鼓励山界的泉神亲近庄稼，父亲将满满的一瓢水洒向天际，看水珠啪啪抖落，揣摩大地的胸襟。父亲撒水的姿势让母亲担忧，这回，咳嗽的父亲吼声嘶哑，生硬的语音小了许多：呵！神 呵！水 神 呵！你滋养人们吧，我现在接你！你浇灌大地吧，我现在谢你！老天终于下了雨，父亲不躲雨，他要让水淋透身子，他要感谢上苍的恩赐，还要被村民簇拥着喝 挖井酒，醉饮乡愁。

夜晚，走了几十里山路的父亲，哼唱着山歌，进屋便咕咕咕咚咚水，趁醉与母亲赛嘴，这地方，有福气的姑娘才会跑到山界成家，比如背水鸟，跑到哪里都不愁没水喝！母亲揶揄道，你山界的包谷佬，为何跑到坪里讨生活？我一个泉乡的姑娘，嫁到山界，连一碗好水都喝不够，还说有福气？

父亲和母亲的故事，传颂在稻米飘香的村庄，却应验着一句古老的农谚：小山大界本无界，泉乡的姑娘跑上来。其实，父亲的山界，母亲的泉乡，仅仅只隔一条河，叫澧水。这条河，树木茂盛，水草丰美，依恋着河的人们，肩负民族和谐发展的使命。他们勤奋耕耘，手足相亲；他们守望相助，与水为邻。承载山里人精准脱贫的梦想，奔流入海，这条河，就如大海一样宽广。

一碗水的力量

对门一条河，阿妹心上过；隔山呐哦哟，花轿抬上坡。土白两寨一家亲，这是一碗水的力量。阿哟，地哟哟！

这首在湖南广为流传的情歌，就诞生在我们寨子。

寨子里有口井，叫一碗水，在大山界的腰间。说是井，其实是个藏水坑。丑陋的岩罩壳，一股泉翻涌，容量仅一碗水，天旱不干，雨天不满，一碗水 由此得名。上坡下岭的路人，常在此取水解渴。山界祭神，三元老司装这里的水敬奉祖先：啊，本主神，啊，五谷神，啊，我要丰收，牛羊满山岭。这碗水，长在大山深处，与云相伴，与鸟做邻，与兽为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给村庄增添着诗情画意。这碗水，被寨民奉为 水神 崇拜，岩罩上堆满段段红绸。喝了这碗水，爱河中的年轻人，朝它山盟海誓。

阿美的爱情就在这一碗水前成熟得像个樱桃。 俊哥哥，你莫拖，包谷打坨你对歌，一起挽咪咪（牵手），哟哟哟！ 快出嫁的阿美野，她敲嗓子吼白族歌，急盼俊哥哥迎亲，等到包

谷成熟，两人隔山对歌。当野猪糟蹋包谷林的季节，俊哥哥履约前来，手抱鲜花，开口用土家语言唱《包谷坨》：包谷果，一大坨，阿美摘一个，傍晚来窝脚（相会）。俊哥哥热辣辣的歌声深深打动了阿美。阿美摘片树叶吹《水婆婆》，那熟悉的木叶歌浪漫如月。一对恋人井旁相见，阿美含情脉脉捧水给俊哥哥喝，俊哥哥知晓这一捧水的分量，甜甜地张开嘴，融化了心头久违的隔膜。就这样，一捧圣水点燃了两个山寨融合互助的希望。第二年，杜鹃花开，发八字；油菜花落，结上亲；茶花挂果，请媒人。结婚当晚，两人跪谢泉神。自从阿美唱情歌，主动请倒媒，与土家寨联姻结盟，两个积怨的寨子的连心桥便搭起了，团结花便盛开了。冰雪融了，人情暖了，心更齐了。

对门一条河，阿妹心上过；隔山喊哦哟，花轿抬上坡。土白两族一家亲，这是一碗水的力量。阿哟 地哟哟！一碗水，化干戈为玉帛，这碗水的力量有多大？

山对面，同样被唢呐声唤醒的，还有一个老兵。

老兵的家离一碗水井不远。年轻时的他，当漆匠。有一天，他在井边舀水，被抓了壮丁。他喊，阿芳 送瓢水！阿芳吓坏了，腆着大肚子从茅棚走出来递水，当然是满满的一碗水，他饱餐一顿。阿芳突然明白，丈夫这一走，九死一生，不知道何时还能见面？坚强的妻子用独特的浇水仪式送别郎君。她满怀深情地浇湿丈夫的衣衫，边浇边唱《一碗水》： 漆匠哥，你莫恨，哪里的黄土不埋人，走上战场把敌杀，等你凯旋归家门

阿芳的丈夫，背井离乡走上了抗日战场。阿芳当了母亲，苦啊。娘家人拖她回家，她不依。婆家人催她改嫁，她不从，一心一意等丈夫回家。这一等，就是四十年。屋边的桐子花开了谢，谢了开，丈夫没盼到，阿芳却老成了一座坟。他的丈夫，一个抗战老兵，在枪林弹雨中，在缅甸远征军的营房，在血肉横飞的战火中，伤痕累累的胸前挂满了勋章，成了抗战英雄。他写诗歌怀念他的妻子，他的故乡：小时候，故乡是一碗水，我在水里头，母亲在碗外头；长大后，故乡是一碗水，我浪迹天外头，妻子守村头；现在，故乡是一碗水，我驻大海这头，妻子藏黄土那头

他回到了家乡。端一碗水，守着妻子的坟头。他立下遗嘱，我撒手人寰时，晚辈要捧一碗水的泉，淋湿我的衣衫和肌肤。让我的妻再瞧瞧，她当年浇湿衣衫的阿哥，那杀敌的傲骨；让我的妻子再看看，她心爱的丈夫，面对一碗水的祝福，骨子里英勇无畏的血色；当悲壮的唢呐沐浴老兵的时候，军功章熠熠生辉，一碗水孕育出的兵哥哥，重情、有义、血性如初。

打开春天的钥匙

致驰援湖北医护战士

任随平

请抬手扶正护目镜

请弯身系好最后一颗纽扣

新春的第一缕星光已然升起

正在照耀着山河沃野，大江南北

汽笛声声，是时间喊响的嘹亮口号

亲爱的，请借着月色皎好，伸出双手

接过这杯鲜花

这把打开春天的钥匙

请把它和剪刀、试剂盒一同保管

肆虐的毒株，是二〇一九冬天最后的流殇

此刻，请打开剪刀，饱蘸药剂

剪断疯长的脐带

二〇二〇春天明媚的锁孔已被打开

大江南北，春花怒放

神州沃野，馨香满园

一把打开春天的钥匙

将打开生命葳蕤的明天，和希冀

那是最勇敢的你（外一首）

胡家胜

每当狂风来临，
你总是逆风前行。
每当暴雨倾盆，
你总是冒雨飞奔。
狂风暴雨中，
我看到了勇敢的你。

每当疫情紧急，
你总是毫不犹豫。
每当灾难降临，
你总是奋不顾身。
烟雾弥漫中，
我看到了勇敢的你。

疫情就是命令，
灾难就是众生。
出击，出击，
那是最勇敢的你！

个十百千万

个十百千万，
从小我会念，
你我都是她一员。
五十六朵大红花，
盛开在祖国大花园。

个十百千万，
莫说她平凡，
你我都是她一员。
一个民族大家庭，
拥抱祖国团团圆圆。

个十百千万，
个个不简单，
黄河弯弯长江长，
歌唱祖国平平安安。

个十百千万，
重任担在肩，
众志成城稳如山，
齐心建设祖国好家园。

鲁迅的藏书

王吴军

鲁迅是一个爱好收藏的人，他的收藏范围十分广泛，但他首先是喜欢收藏旧书。鲁迅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就开始藏书了。当时，他经常在日本神田町的旧书摊上寻觅自己喜欢的旧书，然后买下来。

对于自己的藏书，鲁迅每年都要专门记录自己购书的书账。鲁迅在买书时有一个习惯，他每买一本书，不仅要在那一天中用笔记下书名，而且也要记下买这本书花了多少钱，而且在记述的时候总是巨细无遗，毫厘不差。比如他买的《仇十洲麻姑仙图》这种图册，每册仅花了八分钱，也都是——记录在案。

每年的岁末，鲁迅照例要算一回总账，将自己一年中所购买的书籍、图册、拓片等，按购买的时间顺序一一列出来，以月为单位进行小结，最后是算清一年在买书这件事上共花了多少钱，此外，鲁迅又总是要算出平均每月花去了多少买书钱。

鲁迅平时非常俭省，他穿衣服总是非常朴素，吃住行也都非常简单，只有在买书的时候舍得花钱。平均算下来，鲁迅每年花在买书上面的钱总是在500元以上。到了上海之后，鲁迅也许是生活安定下来了，要做长久之计了，他买书买得更多。一年中在买书上的钱常在800元以上，最多的是在1930年，为买书总共花了2404元，平均每个月约200元，相当于当时一般职员几个月的工资。

1912年，鲁迅在当时的北平（即北京）的教育部任职，住在宣武区外的绍兴会馆，这个地方离琉璃厂很近，于是，他就经常到琉璃厂的旧书店去寻觅自己中意的旧书，收集到了许多的古旧书籍，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藏书。1912年，鲁迅在自己书账的后面有一段附记： 甫自5月至年末，凡8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

关于鲁迅更多的藏书情况，《鲁迅日记》中曾经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记载，比如，他记述自己在1912年5月12日这天，下午到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得傅氏的《纂喜店丛书》一书。5月21日，晚上散步宣武门外，以铜圆十枚买得二花卉册。5月25日，下午至琉璃厂购《李太白集》、《观无量寿佛经》、《中国名画》等书。

1913年5月，鲁迅买到《观无量寿佛经图赞》一书，他当天记下购买此书花了0.312元钱，已经精确到厘了。由此可知，鲁迅当时买书时跟卖书人讲价是极其细微的，只是不知几厘几厘是如何找零钱的。

翻阅有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鲁迅从1912年5月到1936年10月17日（即他逝世的前两天），这20多年的时间中，鲁迅先后花费了10913.65元，购买了14000多册图书，他花在购买书籍上的钱，占他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这笔钱在当时可以买下三处北京八道湾那样大的宅子。鲁迅平时的收入不能算少，然而要买这么多的书，总也是感到有些吃力了。

就目前统计的数字来看，现在保存的鲁迅的藏书有3800多种，13000多册，足见其藏书的数量之巨和范围之广。可以说，鲁迅是中国近代一位当之无愧的大藏书家。而且，在鲁迅的藏书中，有一些是极其珍贵的珍本。其中，鲁迅收藏的清朝道光十四年临海宋氏的重刻本《台州丛书》20册中，有鲁迅抄补手迹共4册零8页，已经被有关部门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鲁迅不仅拥有这丰富的藏书，最主要的是他藏以致用。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藏书，勤于考证，精于研究，写作并校订了《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谢承后汉书》等重要的文献著作，他充分利用藏书而进行的写作和校订工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遗产的保留及发扬光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一生中所取得的学术上的伟大成就，和他长期坚持不懈的藏书活动是密不可分的。藏书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使他在史料应用方面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和充分保证。

当年，郭沫若在研究了鲁迅的收藏活动之后说，鲁迅之所以有辉煌的成就，他收藏的书功不可没。仔细想想，郭沫若的话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



爱恋 苗青摄

坐公交车的老太太

薛立彬

我看了一眼衣着华贵的老太太，心里陡然生出鄙夷之情。

这时，隔壁窗口工作人员从自己包里找出一元钱给了老太太。老太太接过一元钱，没走，而是坐在柜台前，开始数小姑娘刚刚递给她的钱，她数得很仔细，包括那一万整捆的钱，看样子是怕少了。老太太数完后，没有立即把钱放进自己包里，而是拿着钱坐到了大厅里的椅子上，又数起来。我心里暗笑，这老太太把钱看得够重的。人活在这世上，难道仅仅是为钱而活吗？

我取完稿费，看着老太太已把钱放进包里朝储蓄所门口走去。我们一前一后，出了储蓄所的大门。

外面的风很大，深秋的北国早有了寒意。

在储蓄所不远处的公交车站牌下，聚集了一些人，隐约能听到哭喊的声音。出于好奇，我走了过去，人群里一个农村模样的老年女人坐在地上边哭边诉，听了一会儿我才知道她在公交车上丢了给老伴儿看病的钱，